

有股正气的古书院

◎ 张元城

中国的古书院，你探访得越多，就会喜欢上越多。

江西弋阳就有这样一座古书院，你去了就会喜欢上它，回去了还会不时想念着它。当临近院门，你就会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慢慢地看，静静地听，细细地品，生怕漏过哪怕一个细节、一个故事。“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离开三五日后它仍不时浮现在你脑海，越回味越有味道。它就是叠山书院。

“溪上青山三百叠，快马轻衫来一抹”，谢枋得号叠山，叠山书院也因叠山先生而来。

1313年谢枋得门生虞舜臣为纪念恩师，在弋阳县城东的东门岭上建叠山寺，1317年更名为叠山书院。叠山书院是江西建筑结构保存最完好的书院之一。目前书院占地近七千平方米，依次有礼圣门、文昌殿、明伦堂、藏经阁、山长室、桂花园和望江楼，并由蜿蜒的介形长廊连接。建筑依山势而建，仰观其上，呈虎藏于深山、龙腾于天之势。

踏入书院，我边听边看边寻思，这座书院能够保存如此完整，吸引诸多历代政要、

名流，或前来拜谒观瞻，或留学长居、治学论道，留下了许多佳话，它到底具有怎样的品格？

在文昌阁，我遍数有20根清代青石柱，在明伦堂又见6根明代青石柱，每根直径40厘米高约5米，我请讲解的曾老师停留一会儿，容我仰视它们几分钟，静静地思索。它们不倚不靠、不折不弯、不卑不亢，我似乎领悟到了什么？是啊，这根根青石柱，不正象征着一股浩然正气吗？这正是这座古书院的可贵品格。

叠山先生是一位有气节的抗元志士。他高中进士，因不满时政，弃官归乡，闭门讲学；国家有难，却挺身而出，组织抗元义军，毁家纾难，后元朝宣布大赦，叠山先生乃隐居讲学，元廷重视其才学多次欲启用，可他却五次拒绝，三次写下却聘书，最后绝食殉节。不屈不挠，一身浩然正气！

这股浩然正气也是一脉相承的。民国时期，叠山书院改为弋阳县立高等小学，方志敏就读于此三年，受启蒙教育，遂投身爱国运动，他回忆：“……进了高等小学读书，知识渐开，渐渐懂得爱护中国的道理。”入狱

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高官厚禄的多次利诱和劝降，他不为所动，信仰坚如磐石，最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每每朗读《可爱的中国》，我都会泪流满面。谢叠山、方志敏，他们不正印证了明伦堂内叠山先生塑像两侧木柱上挂着的“国士无双双国士，忠臣不二二忠臣”的楹联吗？

行进中，我在书院同志赠送的《叠山书院》一书中翻阅到：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弋阳县令吕文櫻制定了《叠山书院条规》十八则，其中第二、三则分别是：端品行，贵立志。“品行之于人，犹室之有栋，水之有圩也。栋朽，则室将倾覆而不可支；圩坏，则水将泛滥而无所底。”“身份尽高，地位尽阔，决志在我，何假于人。此志不立，遑问其他。”又在《叠山书院章程》中读到：乾隆十一年（1746年），知县陈元麟亲自纂辑了该章程，共计五章四十二条。且对山长作出了严格的要求，比如第三部分：山长十章，其中规定“山长因公聚议书院，饮食毋得过四簋。一人只许携带仆从一人，且必能为书院任事，方准在内食宿。其舆夫只给便饭一顿，即行外出。”“山长倘有

侵渔，察出即行革退。”主持制定《叠山书院条规》《叠山书院章程》的两任县令，也是我们当今为官的好榜样。于今而言，书院对清正廉洁的严格规定，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当下，正值大力倡导廉洁之风，我们更应从叠山书院中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26根青石柱不倚不靠、不折不弯、不卑不亢，它们清清白白、默默矗立，它们支撑的不只是书院屋宇的构件，更撑起了弋阳这方水土的精神脊梁。

走出书院，我仍意犹未尽，思绪良多，又驻足回望书院，重读刚进门时圣礼门的那副朱熹所题的外联：“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似乎对“如何通过文明实践激活书院文化的生命力和挖掘其当代价值”的时代课题，有了新的启发，也增添了更强的动力。

在弋阳，我可以不吃有名的年糕，也可以不游神奇的龟峰，但我不能不去探访有正气的叠山书院。

叠山书院，难说再见，我一定还会再来！

坐着火车过海峡

◎ 栾黎

前段时间，我受邀前往海南参加三亚乒协协办的乒乓球“健康杯”联谊赛。这是我自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一次特别出行。过去无数次往返海南，都是乘坐飞机，如今退休了，不再赶时间，便想慢慢走一遭。于是，我们决定坐火车北上，便购买了从三亚到新乡的K458次列车车票，途经琼州海峡轮渡，去徐闻县走走看看。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坐着火车过海峡。

清晨，我们从三亚站出发，火车一路向西北，抵达南港站时已是中午。这里没有喧嚣的站台广播，只有有序的调度指令。车厢被拆分为四组，依次缓慢行驶上停靠在码头的巨型渡轮，仿佛整列火车被轻轻托起，送入一段隐秘的旅程。

“火车马上要上船了！”广播里传来轻快的声音。透过车窗望去，绿色的车厢在阳光下泛着金属光泽，红色信号灯静静闪烁，像在为这场特殊的登船仪式致辞。封闭的船舱内，铁轨延伸至甲板尽头，窗外是平静的海面与天际线相接。虽看不见波涛，却能感受到船体在海浪中微微起伏。那一刻，忽然让人觉得，我们不是在过海，而是在潜行，像一头沉稳的巨兽驮着钢铁长龙，悄然穿行于海峡之间。

在渡轮甲板的高处，我拍下震撼一幕：铁轨笔直地伸向海面，仿佛一条通往海底的秘密通道。海面如镜，蓝天无垠，火车像一条银线，横贯于碧波之上。当陆地的脉络延伸至海洋，人类的意志便在浪涛中刻下了痕迹。

这次旅途体验，不只是从海南到新乡的空间位移，更像是心灵的摆渡。当火车驶入渡轮，当陆地消失在视野，当海风从缝隙中渗入车厢，忽然让人明白，旅行的意义，不在于抵达多远的地方，而在于是否真正“经过”。

坐着火车过海峡，让我们慢下来，看见了被忽略的细节，听见了时间流动的声音。

原来，最动人的风景，往往不在终点，而在那段看不见海，却能感知海的旅程之中。

空笔藏山海 素墨蕴乾坤 ——任光荣八秩小品之无言化境

◎ 朱丹枫

艺术家寿辰，以巨制宏幅贺之者众。而乡翁任光荣先生八十华诞，独奉八十帧素雅轻灵之纸墨小品，以山海有形而笔空，乾坤有色而墨素的质朴简淡表达，一展八十载生命对尘世喧嚣的沉静回望。寿辰如丰碑深镌，作品似玉阶浅刻。当世界在繁复信息中眩晕不堪，这安静的画展恰如古老哲人的清唱，令人蓦然听见心灵本真的脉动——生命原不必满溢，空之处自有星辰大海。

此次画展，堪称一纸无言的艺术宣言：八十大品，帧帧澄澈寂静，以少示多，以素喻绚，于方寸空白处，传万物生息吐纳；于笔淡墨疏处，现乾坤无声自转。任光荣先生非匠也，实乃以笔墨淡逸书写的哲人，以笔端之“空”，舍其琐屑，留其气韵，引观者神游于有形之外；以墨色之“素”，褪其浮华，显其风骨，令观者心会于有色之先。此“空”非无

物，乃蕴大千生机；此“素”非寡淡，乃涵万象玄机。恰是这“笔空墨素”间的取舍与留白，挣脱了形色的桎梏，直抵物象之魂魄，契合大道之至简，成就了任光荣先生艺术境界的无限深远与纯粹本真。

“善画者留白”，任光荣先生之“空”，非技之虚，乃道之盈。纸间疏朗处，皆是涵养“空”的功夫：一处留白，如澄湖倒影；一丝细笔，若万籁轻语。《蜀山处处皆风流》倦鸟略羽，唯眼神清透如古泉；《禅云将下雨》山石无廓，仅苔痕几点示人；《学一份退让》水痕数缕后戛然留白，正是“无声胜有声”的暗喻。此般空灵，既遥接马远“水纹空白”之妙，亦暗通倪瓒“逸笔草草”之神。非力衰，实乃力满则溢，于无为中见大道流转。留白非虚无，是为光阴流转预埋呼吸孔道的无边智慧。

“善书者缺笔”，任光荣先生之“缺”，是

东方“无为”的践行。任光荣先生笔下，简极淡至：枯枝数痕，森然成林；鸟雀点睛，神采欲飞；山石寥寥，万仞宛在。减笔至无可再减处，墨痕渐开如雾，烟霞弥漫漫卷，于极简处藏纳了“大音希声”的悠远回响。墨痕过处，如古寺钟声回荡心谷，化为永恒。维米尔堆叠光色造幻象，任光荣先生以缺笔唤心中山水；梵高笔触奔涌泻激情，任光荣先生让空白叹岁月静好。如庄子“坐忘”之境，空处即成天地呼吸之孔道。缺笔非缺失，而是将万里山河纳入方寸空白的东方玄妙，在有限的笔墨中，抵达无限的东方诗意。

“运墨而五色具”，任光荣先生之“墨”，是“心安身自安”的生命态度映射。任光荣先生不以艳色骄人，独以墨韵浓淡编织宁静光影，淡雅间埋藏千钧之力——那是沉淀后的淡泊，是八十年读书、作画、行事、为人的温润智慧结晶。以黑、白、灰、淡彩为基础调子，通过泼墨泼彩的明暗浸润自然呈现风物，辅以点睛提神的色彩。三分留白，十足墨韵。每一处飞白墨韵，皆可视为生命积淀后自然浮现的从容风景。

观八秩小幅，如见光阴本身：时光何尝不是宇宙中至大与至微的存在？一支笔、几点墨、一方留白，便承起八十载光阴重荷。素白展墙亦成最大留白，观者伫立，身影悄然融入画境。时间于此变形：西方时钟滴答碎响消融，唯见东方更漏刻度中光阴氤氲流转。当展陈的绚彩终归寂静，画中这不动声色的素净，却在岁月激流里留下淡定的印痕——恰似生日烛光后那一抹静穆留白，这是任光荣先生以朴素笔墨赠予世间的澄明祝福；让观者在墨淡纸轻之际，于无声处，聆听听到时光深处最阔大的足音。

◎ 付国涛

有鸟名朱鹮，羽似初雪覆身，翼尖与尾羽晕染着落日般的丹红，翩跹时如天边流云漫卷，停歇时似丹砂点染青冈，栖于枝丫间饮啜露霞，啄食田中鱼虾。

1981年5月，秦岭深处的洋县姚家沟，夕阳还未散尽，刘荫增团队循着几声清脆的鸟鸣拨开灌丛，随着一声震颤的呼喊，世界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在百年青冈树的枝丫间探出了脑袋。晚霞穿透枝叶，落在它们洁白的羽毛上，丹红的冠羽格外耀眼。

这场跨越三年、足迹遍布十四省、跋涉五万公里的寻觅，终于为这个濒危物种留下了火种。而谁也未曾想到，三十余年后的这束火种会顺着秦岭的脉络，顺着汉江的气流，蔓延至安康的山水之间，演绎出一场关乎守护、联结与新生的生态传奇。

汉中洋县是朱鹮的“重生之地”，而安康，则是朱鹮的“成长沃土”，是它们从核心栖息地向外扩散的重要驿站。2007年5月31日，宁陕县寨沟村的天空格外清澈，26只人工繁育的朱鹮被缓缓放飞，它们抖落羽翼上的尘埃，次第展开双翼，掠过山间的林海，掠过溪边的芦苇，世界首例朱鹮异地野化放飞实验正式启动——这是安康与汉中生态协作的起点，是朱鹮种群复壮的序章。从汉中洋县的种源培育，到安康宁陕的野化放飞，两市山水相连，使命相依，如同两位细心的园丁，共同浇灌着这株脆弱却坚韧的生命之树。如今，朱鹮从秦岭腹地出发，掠过汉江江面，翅尖轻点涟漪，迎着山谷的风，越过宁陕的林海、汉阴的稻田，石泉的溪流，在平利的茶山间盘旋，在岚皋的高山草甸鸣唱，在紫阳的巴山河谷嬉戏，两市携手搭建的生态廊道，让“东方宝石”的身影越来越多，让秦巴山区的生态底色越来越浓。

朱鹮的栖居，是串联三县的文脉纽带，续写着宁陕、洋县与汉阴相遇相融的佳话。洋县是朱鹮的“根”，那里有刘荫增团队的执着寻觅，有“张跃明”们“死看硬守”的日夜守护，有老百姓怀抱鸟蛋送暖的质朴温情；宁陕是朱鹮的“枝”，汉阴是朱鹮新生的“丫”，2010年发现朱鹮踪迹，2013年迎来首次繁殖，如今已成为朱鹮稳定栖息的家园。最动人的莫过于三县朱鹮种群的相遇——从洋县溯源而来的朱鹮，与宁陕野化放飞的子一代朱鹮在汉阴的田野间相遇、相伴、相恋，共育下一代。它们在汉阴的水田中觅食，在松树上筑巢，将洋县的守护基因与安康的生态养分相融，让朱鹮种群在三县的山水间生生不息。这相遇，是物种的延续，是文脉的传承，更是三县人民共护生态的生动写照。

朱鹮的每一次扩散，都是安康生态质量的最佳佐证；每一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安康生态保护的坚实答卷。从2007年宁陕寨沟的26只放飞个体，到2025年全市538只的种群规模；从海拔1070米的秦岭深处，到巴山河谷的低山地带；从宁陕、汉阴、石泉的稳定种群，到平利、岚皋、汉滨、紫阳的相继发现，朱鹮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的扩散轨迹清晰地勾勒出安康生态持续向好的脉络。它们对栖息地的要求极为苛刻，水质需清澈甘甜，植被需茂密丰饶，空气需洁净清新——而安康，恰好满足了这一切。68%以上的森林覆盖率，连续三年陕西省第一的水环境质量，100%达标的地表水与饮用水源地水质，每年340天以上的优良空气天数，340公里的汉江清流占丹江口水库入库水量的63%，“一泓清水永续北上”的承诺，在安康的山水间落地生根。2412名河湖长、2598名护河员的日夜坚守，“河湖长+警长+检察长+法院院长”的协同机制，731公里的五级以上堤防，74.31%的水土保持率，这一串数字，共同织就朱鹮繁衍生息的“安乐窝”，也铸就安康生态保护的“金名片”。

有人说，朱鹮是生态环境的“质检员”，那么安康的朱鹮种群，便是这座城市生态保护最亮眼的“成绩单”。当晨雾散尽，朝阳洒满汉江，朱鹮舒展着朱红羽翼，掠过碧波荡漾的江面，翅膀划开细碎的波光；掠过绿意盎然的稻田，身影映在清澈的水田里；掠过炊烟袅袅的村落，鸣叫声漫过青瓦白墙。那抹灵动的红与青山的黛、绿水的碧、朝阳的金相映成趣，正带着安康的生态希望，飞向更远的天际，书写着属于秦巴大地、属于中国乃至世界的生态华章。

看安康生态保护的明天



枝头轻啄 张永生 摄



第818期